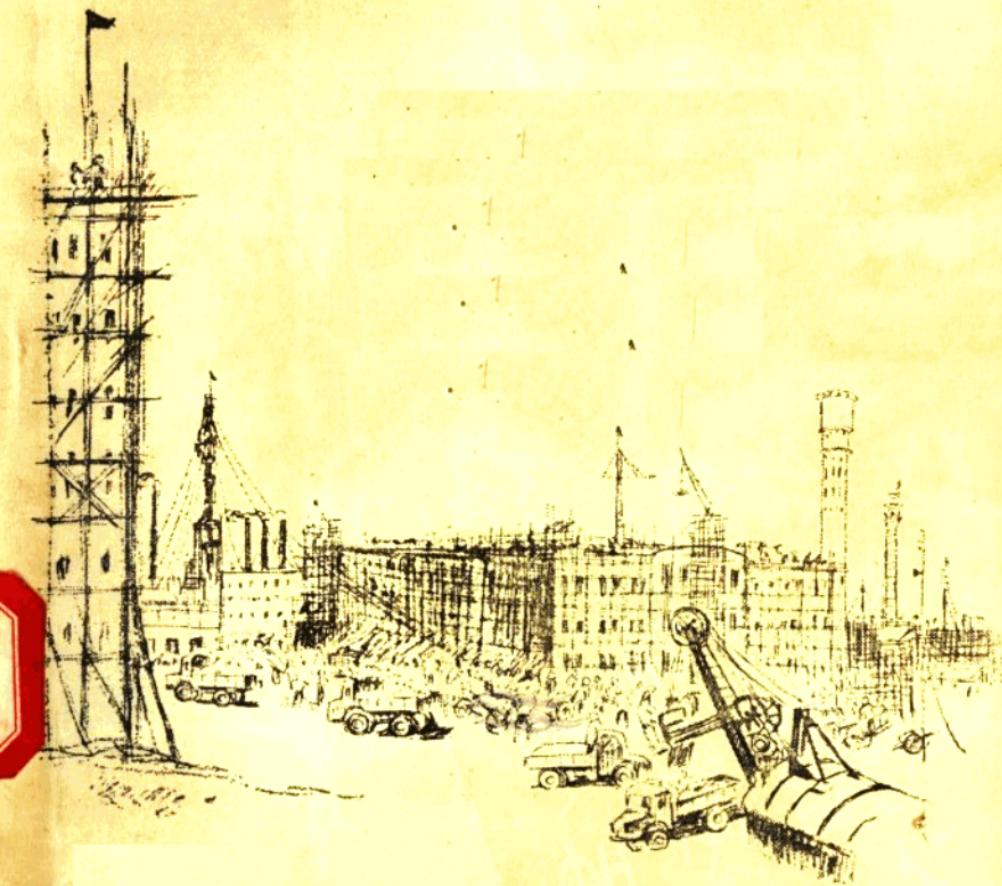


飞跃吧，西安！

(特写集)



目 次

- 祖国的驕傲沛 翔(1)
未完成的特寫沙 陵(14)
- 電工城的春天万九清 譚秉恒(23)
不平凡的春天盧正义(28)
一九五八年六月在電工城曹冷荃(38)
乘風破浪譚 淡(48)
- 沸騰的紡織城抒 玉(57)
紡織城的東風徐 鎮(66)
- 急追猛進司永祿(74)
製造萬能拖拉機的日日夜夜邵嚴國(86)
在大躍進的日子里匡瑚宗(93)
- 總路線光輝照耀下的紅色文化城駱 驚(98)

祖國的驕傲

沛 翱

我不知道，當人們從報上看到這樣的消息：“西安搪瓷廠產品質量全國第一，幾項主要指標超過美國、瑞典，躍居世界高峯”的時候，會怎樣想。或許有人會以為這一定是設備完善、規模宏大並且有一些有名望的搪瓷專家的廠子吧！然而，一切都是平凡無奇的。那些低矮的工房和狹小的院子，那些簡單的機器和手工操作的工具，簡直使你無法相信這就是當前全國最進步的搪瓷廠。甚至你還會懷疑，百貨公司擺出的那些色澤鮮艷、花樣迷人、質地優良的面盆、茶盤真是從這裡生產的嗎？說實話，看表面是有些不太相稱！

但是，只要當你按照操作順序到每一個車間走走，你就会強烈地感到：儘管這裡的車間並不漂亮，設備也還簡陋，然而你看那些朝氣勃勃的青年，有那麼可愛呵！我仔細地看過他們的操作，心裡總感到非常激動。人們有誰知道一件普通的口杯是經過多少人的智慧和勞動過程才製成的呢。看看工作在塗燒車間的工人，面對著高溫爐，揮舞著一柄鐵叉，把塗上琺瑯的產品送進爐去，又把燒得火紅的產品取出來，只需幾分鐘。看他們半裸的身上，汗水象大

雨似的流着，你就会对这样的人从心眼里感到可爱可敬。就是他們这些人，日日夜夜地劳作，创造出那样多美丽的产品，就是他們这些人，在簡陋的設备条件下，为祖国爭来荣誉和驕傲。

也正因为这里有許多真正的人，有着无限充沛的干勁。否則象他們这样的条件，要达到国际水平簡直是不可能。在这里住过几天，使我有机会結識了許多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都发现这种干勁。而且这种干勁并非始于今，打从建厂之始便有了这个光荣的傳統。

誰能想象得到：几个从小参加军队，把青春消磨在残酷的战争中的軍人，帶着由战士們用鮮血、汗水換来的二十万元，就要兴办自己从来都未見識过的工厂。难道这沒有一股革命的干勁行嗎？讓他們談起这个厂初建的时候，真使你又惊奇又好笑。

一天晚上，我和馬厂長談了談。他是一个地道的河北人，低低的个子，胖胖的臉，看起来滿精干的。他說：一九五二年工厂开始生产了，那时，誰也不懂得怎么办，花了每月二十袋面粉的代价，从上海請来一位工程师，奇怪的是，这位工程师不懂得技术。他不知从那儿弄来几个配方来唬人。反正在那时，咱們是外行領導內行哩，由他摆布，他說生产就开炉，他說停工就封炉，生产得不到保証，气得人要死。上海来了一批工人，其中混进一些坏份子和流氓。他們不生产，偷着去賭錢，鬧宗派活动。有时

候，逼得我們不得不到城壕里去抓賭。在戰場上，日本鬼子和蔣匪軍都沒有吓倒咱們，可是現在叫這個冒牌的工程師欺侮人。咱們西安買下的料他說不行，只有美國的好，但是到上海、東北買回來一看，和西安买到的完全一樣。於是，我們幾個干部核算了一下，不懂技術不行，咱們也得下決心學點。可是向誰學呢？這位工程師非常保守（實際上是他也不懂），配方的時候他都是關在房子里不讓人看，黨委書記跟了他好幾月，他連一點也不教。更氣人的是：有一次買回來一批鹹，平時，邱書記見工程師這也放到嘴里嚐嚐，那也嚐嚐，所以他也就學着嚐了嚐。但誰知人家是假嚐，而他却是真嚐，這一下來，幾乎把舌頭都燒壞，可當他去問工程師的時候，那家伙說：“哼！你不懂技術！”對一個身經百戰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是多大的侮辱。他心里想：不懂就學不會嗎！於是，我們幾個又重新核算了一下，每個人分一個車間，深入到工人中去。黨不是經常教育咱們：不懂得問群眾嗎？對，就这样我們跟工人一起生產，同吃同住，無論颱風下雨，也和他們在一起扛料、修理工房。沒多久，就和工人同志有了共同的語言，在他們那裏學到了許多東西。再加上我們深更半夜地讀工業百科全書，讀不懂拼命地讀，終於由一門不摸的外行，慢慢地變成了一個熟知生產知識並能參加工作的干部了。就從那個時候起，象連隊一樣，艱苦朴素，敢想敢做的战斗作风便树立起来了。談到這裡，他笑了笑說：

“咱们在部队上这些年，可学会了两件本事，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革命干劲。”

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这两宝，才在厂里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克服过无数的困难，创造过许多光辉的成绩。从而，也使这个年轻落后的厂子，变成为一个干劲十足、创造丰富、生动活泼的先进厂子。

许多人都向我說：“我們厂子党的领导好，敢放手，有气魄，不信你去問問，只要有合理化建議，党委便支持。”

在许多人的試驗与創造工作中遇到了困难，連他們自己也灰心了，但领导上总是鼓励他們說：“不要紧，再試試看，失敗也还能得一些失敗的教訓么！”怪不得創造、发明、合理化建議在这里早已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从今年大跃进以来，就更为活跃了。每天，当我从各个車間的門前走过时，总会看到許多紅紅綠綠的喜报出現在墙上。但是用不了多久，每一个新的紀錄却又被更新的成就刷新。

自那位冒牌的工程师偷偷地溜走以后，这里再沒有来过工程师。但是，他們依靠了“土工程师”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問題，并且把搪瓷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峯，成为全国同业注意的中心和学习的对象。

共产党员王月成，是一九五六年三月間才由上海来西安支援西北工业建設的。来厂之后，組織上就叫他做技术

員，但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沒离开过制瓈車間，現在要他
脱离开生产，自然会有些惋惜与不安。他想，咱連一天書
也沒唸，怎么能当技术員呢？但既然党决定了，那就干。

这一年对于搪瓷厂來說，实在是一个困难的春天。产品象一座山似的堆在院子里，任凭风吹雨淋，却卖不出去，原因是商业部門嫌产品質量不高不簽訂包銷合同。而厂里由于产品的积压，資金也不能周转，甚至連职工薪金也发不出去。严重的危机在威脅着这一个新建的厂子。工人們眼巴巴地望着领导同志。而领导干部呢？却象热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急地到处跑。就是这个馬長，有时帶着几件产品跑到市場上和別处的产品比較，向小販們征求意见；有时他独自坐在家里，摆下所有的新产品同外地产品比較。但他沒有一点办法。这时，王月成来厂还不到一个月，看到厂里这种狼狽相也很着急。尽管因为水土不服，他正鬧肚子，而家里又来信說老婆和孩子都有病，但他也无心去管了。

他每天起来，便独自走向那些产品，仔細地察看研究。或者到車間去觀察工人的操作。人們見他蒙着头不說話，都以为他吃不了苦鬧情緒。但誰想到他这时在苦思着如何提高产品質量呢？当然人們还不了解，象王月成这样的人有什么苦吃不了呢？他自己就是在苦蔓子上結大的苦瓜呀！本来关于他的遭遇，他平时对誰也不肯講。因为那已經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講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当

去年右派份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觉得再也不能不講了。因为厂里分明有少数青年徒工喊叫着嫌待遇低，那么好吧！让这些未经风霜的孩子们知道我的过去吧！于是，他就找党委書記，很激动的訴說了自己的平生。

老王是个佃农的儿子，十三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死了，便失去了种田的权利，不得不由苏北搬到上海来，逃到上海以后无家无业，便住在别人的屋簷下，风吹雨打不算，还时常受巡捕的气。生活实在没有办法，便到菜市去揀别人丢掉的爛菜叶子来充飢。眼看着一家人再也生活不下去了，幸好有一个乡亲介紹他到一个紗厂去做童工。厂里的童工很多，而又无保健設備，疾病时常蔓延，每天都有人死去。但在那时死一个工人算得了什么，資本家有的是錢，死了一个再僵一个。在那不公平的社会里，有誰肯救济工人？只有含着眼泪去忍受。老王就是在这种悲慘生活中長大的。是在工人阶级的血泪沐浴下長大的。难道今天他还怕苦嗎？不，不，苦对他算不了什么，再苦的生活他都可以忍受，但当他看到这些产品的命运时，却一点也忍受不到了。

四月間，省委張書記來厂檢查工作，他指示厂里应提高質量，加强宣傳。全厂职工，都按照这一指示，进行了热烈的討論，王月成經過相當時期的研究以后，找到了产品質量不好的原因。

因为大紅色素、桃紅色素都是从好几个国家进口的，

由于产品性質不同，在操作上也很难掌握，所以也就怪不得群众批评：你们的产品红不红，绿不绿。可是找到原因又该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难道自己就不能试做吗？但他想来想去，拿不出注意。原因是解放前他也曾试验过，因为没有人支持，几次都失败了。现在若再提出试验，谁知领导上会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万一试不成又该怎办！后来他便同技术员张仕达商量。因为小张毕竟比他来得早，知道厂里领导同志的性格，便领他一道去见马厂长。谁知马厂长一听他们要试验大红色素，便一口答应说：“行，说干就干。”顺手就抓过耳机给总务科打电话要他们备料。这一次使老王深受感动，在旧社会里半辈子还未见过这样的上司。

试验开始以后，一连好多次都没有成功，每次烧出来的琅粉总是有一层黑盖子。怎么办呢？他带着难堪的神情去向厂长汇报了情况。心里想：不知厂长还准不准他们再试验下去。然而事后，他又后悔自己的想法多余。因为马厂长听过汇报以后，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再试试看。就在这黑盖子上想办法。”他吃力地思索着，在地上转了一圈之后又望着老王的眼睛说：“怎么样！灰心了吗？哈哈，别害怕，好好动脑子想一想，要知道：只要试成了，不仅解决了咱们厂的问题，而且还可以给国家节省大批的外汇，这是件大事呀！”几句话，说得老王心里热呼呼的，仿佛谁用火把又点燃起他快熄的火苗。几十年来，他

第一次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党的信任所给予的温暖。晚上他一夜都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想：既然党这样信任咱，又对咱抱着这样大的希望，难道能辜负党的期望吗？

试验又重新开始了，他成天都守在炉子旁边仔细地进行观察。有一天，他忽然豁亮了，原来关键的问题是发生在炉温上。于是他立刻泥了个小铁炉子，亲自在小炉上烧，果然成功了。珐琅的颜色变好了，它是那样鲜红而美丽，但他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一直乱跳。烧好以后，先磨了一斤拿去喷花，工人們一见这鲜艳的琅粉，便惊喜地问道：“这是那国的进口货？这么好！”

“咱们自己试验出来的。”

“什么？别吹啦！”工人們似乎带着嘲笑的神态上下打量了老王一阵然后笑着說。老王一听心里委实有点气，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呢？但他反过来一想，觉得也对，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相信呢？大红色素从中国有了搪瓷工业那一天起，就一直依靠进口，中国有多少留学生、教授学了几十年，也不曾想到过要试制这种东西，而何况我是一个不知学堂门朝哪儿开的工人呢？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笑說：“是真的，咱们试制了一点，先喷出看看吧！”这一說，工人們突然都变得严肃起来了，一个个瞪大眼把老王重新估量了一阵，然后便一声不响地喷花去了。

老王守在炉子旁象一个等待初生婴儿的父亲一样，焦

急地等待着新产品的誕生。人們只見他不住的觀望，汗水落在火爐旁的地面上。

当第一件产品从炉子里取出以后，人們都屏住气。彷彿在这时候吹一口气，就会把它变坏似的。所有的人都圍着它，注視著它象一顆火球似的慢慢冷却下来。嘿！众人嘩然了。又是拍手又是欢呼。他們慶賀由工人階級自己試制成功的大紅色素的新產品，在祖國的太地上誕生了。看它色采有多么鮮艳啊！誰不說它比进口貨还要好？

緊接着，老王又試制了桃紅色素，并且把开厂以来那位冒牌工程师所制坏的大批琅粉都重新复活了。产品的質量也大大地提高了，自然銷路也隨着打开了。但更重要的是：从此，使得全厂职工打破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因为象王月成这样一个平凡的老工人，和一个仅仅二十几岁的年青人，居然能試制成这样名貴的产品，为什么別人就不能呢？于是，技术革新的运动在厂里象春潮一样开展起来了。也正因为厂里有这么些“土專家”，才使得产品质量不断飞跃地提高。

人們所以把这些同志称为“土專家”，并不含有什麼飄刺的意味；相反的，倒是帶着驕傲和亲切的意味來說的。在工人們看来，他們是自己人，他們沒有留过学，也沒有得过什么学位，他們能夠办得到的，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办到。但同时，人們也沒有低估了他們的成就，他們十分清楚：这些“土專家”所創造的成就是那些“博

士”、“教授”者流也不一定能夠達到的。因為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五七年，中央輕工業部組成一個試驗組，準備要試制幾種配方借以提高搪瓷產品的質量。他們的原則是成本要低、質量要高。這對任何一個技術人員都是困難的要求。加上工作組對廠里的產品要求指標也規定要：一級產品由原來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耐酸、密着、抗力也都得提高到中央規定的水平。任務可以說是十分艱巨的，老王在黨委的鼓勵、指導下，又和小張開始了試驗生活。

在工作組里有兩位著名的專家。一個是多年從事搪瓷工業的資本家，一個是留學美國得過學位的工程師。他們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中國沒有搪瓷工業的時候，他們已經是專家了，自然比起王月成等來，簡直是相差天淵了。

這些洋專家們每天起來翻書，找出許多世界上有名的配方。而王月成他們呢？实在是沒有那麼大的資本，也沒有那麼多的書好翻，最初他們也翻了几本好書，但即使那些配方的成本很高，也還不能解決耐酸的問題。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但是連一點門道也沒找到。幾個人愁眉苦臉地時時坐到深夜，有時則通宵不眠。黨委書記也陪着他們，或者也同他們一起翻翻書，出一點主意。有一次，夜已深了，幾個人實在覺得沒有辦法了，但鄧書記却快活地說：“別怕，配方都还不是人創造的？為什麼別人都能創造，

咱們就不能呢？干脆丟开那些配方吧！假定世界上只有三百個配方的話，為什麼咱們就不能使它成為三百零一個呢？”啊！這是一個多么值得紀念的夜呀！這些話對他們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呀！於是，他們就干脆丟開了配方，從新的方向去思考。因為有邸書記的鼓勵，他們終於試配了一種新方。

全廠的職工和工作組的同志，都為這個新配方所達到的成就而高興，唯有兩位專家死不承認。他們翻開一本一本的書，引經據典來證明：這個配方是不正常、不合科學根據的。彷彿唯有他們的配方才是好的，科學的。好吧！就算他們的最科學吧，但經過耐力試驗證明：老王沒有科學根據的新產品在二百三十度不裂紋不掉瓷，而他們的最科學、最名貴的配方則在同一限度里掉了瓷。按照中央規定一般搪瓷產品在二百三十度耐力試驗中只許裂紋不許掉瓷為合格。

試驗的結果，並沒有使得專家變得好一些，反而使得他們暴怒了。他們拍桌子罵街，說工人給他們的配方中搞了鬼，鬧得很不愉快。工作組決定由他們親自去試驗，他們選用了一種成本最高，最為名貴的配方，企圖一舉成名。加熱的時候，看到琺琅透明透亮，便高興的不得了，以為這一下他們可試出了最高級的產品了。於是在爐子旁邊手舞足蹈簡直是得意忘形了。但是在車間的工人們却暗暗發笑，他們笑這些所謂的專家竟連一點實際操作的知識都沒

有，按照工人們的經驗，誰不知道，這種火色，絕不是什麼成功的征兆。

試驗結束了，每一家都拿出了幾種新的產品來評比。評比那一天，找了許多人，把所有的產品都寫上秘密標簽，然後放到一起，讓大家來選擇看哪種最好。這辦法也許有些笨拙，但確實倒頗有些趣味。

老王的產品命名叫“零號”也加入評比。

在那琳琅滿目的新產品中有一件產品別特引人注意，無論它的光度，或是它的色澤都顯得特別突出。但誰知它究竟是那個配方製成的呢？

等眾人仔細地觀察了一陣之後，工作組的郭主任，伸手從產品中揀出那最為醒目的一件說：“依我看這件產品最好。”眾人也異口同聲地說：“對，對。”甚至連專家也得意地瞇瞇起眼，指划着說：“一點也不錯，就是那件最好。”看他們那神氣，人們還以為那准是他們配的方呢？老王不安地等待着揭開這個謎底，但郭主任却沉着地等待着誰也沒有異議的時候，便輕輕地揭開產品的標簽來。眾人一看是“零號”，便轟地一聲笑開了。人們都快活地談着這件新產品，唯獨兩位專家却紅着臉，十分尷尬地溜到一邊去了。

時間已經過去一年了，“零號”粉經過實踐證明是最好的配方，它在耐酸、密着力、光澤、抗力等方面遠遠地超

过美国和瑞典，它已不仅被全国许多兄弟厂推广，而且在搪瓷工业上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不被专家重视的“土专家”，在党和人民的鼓舞下，继续更大胆地进行试验，没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又试验成功了“白下引”，使产品的密着力达到了三万克到四万克。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了科学技术没有什么神秘吗？不是证明了真正的劳动者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吗？一旦当劳动者解放了思想上的束缚，让他们真正地敢想敢做的时候，将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他们这些最平凡的劳动者才是真正的专家，才是最值得骄傲的人。

（原载于“延河”1958年7月号）

未完成的特写

——西安搪瓷厂侧影

沙 陵

朋友，当你经过夜晚八小时的睡眠后，新的一天，新的生活开始了，你会感到这是多么富有青春的色彩和生命活力的日子呀！但是，昨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起了多大的变化呢？这是作为国家的主人应该关心也一定要关心的事。

看，我们的工人阶级，昨天他们流下的汗，今天变为惊人的奇迹。清晨，报纸送来了，从墨汁中你嗅到的是什么？从那头号标题中，你又看到些什么呢？

是生活的回响，

是战斗的捷报，

是青春祖国的跃进！……

朋友，你读到“西安搪瓷厂跃居全国第一；日用搪瓷品超过美国、瑞典，赶上英国”的消息时，那豪迈的气派，那带有金属音响，那振奋人心的创举的字眼，使你对生活的变化，在思想感情上激起浪花。你会为英雄们祝贺，为每一个胜利的喜讯欢呼。

同样，我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访西安搪瓷厂。

四月，西安春色正濃。

我的心情是这样的不平靜，騎着自行車，恨不得几分鐘能到達搪瓷廠。因為那裡不僅僅是一個生產搪瓷品的工廠，那裡是我們工業戰線上取得重大勝利的火力點；那裡是我們的輕工業在國際上綻放出奇花的園地；那裡是工人階級智慧閃着光輝的地方；那裡是我們的黨改變了物質和精神面貌的地方；那裡生活在沸騰……

多么不平凡的景象，多么誘惑人的鏡頭。

西安搪瓷廠門前的公路上，停着20多輛咖啡色的流線型轎車。這不是舉行盛大的集會，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汽車？也不是什麼節日，為什麼人群擁擠？

是的，哪裏花朵開放，蜜蜂會飛向哪裏；哪裏有了新的創造，人們會帶着激情和學習的心理去到哪裏。

從一個同志那裡，我才知道有十六個國家的外賓來到這個廠參觀；這裏面有社會主義陣營的同志，也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有來自大西洋彼岸的人，也有尼羅河畔的客人……

他們來參觀我們的搪瓷廠，他們要從這裡形象的圖景中，認識我們年青的人民共和國。

看樣子我來得晚了。

我着急地推着自行車走進工廠。呵，你聽！那車間的馬達聲，那爐火的吼聲……不就是生產戰線上一支雄渾的